

CHINA

从孤儿到省委书记

——韩培信纪事

阮波 著



CHINA

2000
K827=76
5
5

孤儿到省自委书记

韩培信纪事

阮波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CHINA

目 录

引子.....	(1)
苦难的童年.....	(4)
启蒙.....	(9)
喜结良缘.....	(11)
战斗中成长.....	(24)
渡江南下.....	(42)
进入省级部门领导岗位.....	(59)
在“文革”的旋涡中.....	(67)
在轻工业部.....	(90)
代理省长的日子.....	(113)
走上省委书记的岗位.....	(146)
再展宏图.....	(196)
播种友谊.....	(208)
尾声.....	(220)

CHINA

引 子

我不能忘记“文革”期间，“四人帮”对我一家人的迫害，更不能忘记在拨乱反正中，韩培信同志为轻工业部平息派性斗争作出的艰辛努力。他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路线，积极为轻工业部三分之一尚未“解放”的干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先后让四百多位优秀干部解放了出来。我是个典型。在轻工业部 1800 人控诉“四人帮”的大会上，我站起来控诉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韩培信同志不分昼夜地做人的思想工作。经过一系列细致艰苦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工作，轻工业部的派性渐渐消除。从此，轻工业部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紧接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改革开放中，韩培信又支持我们开拓国际合作出版事业。我们从一本《中国轻工》杂志起步，在香港举办了两次中国二十多位名画家作品的大型精品书画展，引起空前的轰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胡耀邦、王任重、姬鹏飞、谷牧同志很关注这个新动向，在他们的关怀下，由《中国轻工》杂志编辑部

和《人民日报》、《中国市场报》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市场出版公司和中国展望出版社。我常常思考，这本中外合资合作的《中国轻工》，在当时重重阻力中，如果没有韩培信同志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在香港出版的。利用外资办刊物的经验也不会被人们肯定，那么中国展望出版社更无从诞生。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总会碰到有形、无形的阻力，而韩培信同志总是以旗帜鲜明的态度坚定地支持改革，支持正义。这点使我终身难忘。

1984~1989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乡镇企业手册》双月刊，不断报道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我敏锐地感觉到，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一些勇敢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踏着不平坦的道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而成功的创业史。在乡镇办起了工业，建立许许多多的卫星城（小城镇），亦工亦农的农民逐步转向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这是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江苏的经验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让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改造大地而富裕起来。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如此顺畅，有着时代的意义。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我更觉得江苏乡镇企业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总结这些经验。我们有了很具体、很典型、很光辉的实例，我们有了前进的方向。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是一条强盛之路。

所以，我在这两三年内不断采访韩培信同志，通过采访他来写乡镇企业，因为他从头至尾参加和领导了发展

乡镇企业的工作。他的整个工作过程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但我又想不能单写乡镇企业，我动员他写回忆录，我了解他，他的夫人同我说过他的历史，我认为值得回忆，但他始终不同意自己写回忆录。我说我采访你，我写一本书，你帮助我，总可以了吧。这样他才勉强同意。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前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全世界人民会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中国人民的繁荣富强，过着幸福的日子。希望这部作品能达到真实性、思想性的统一，让读者喜欢。

在 21 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刻，衷心祝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苦难的童年

在黄海之滨的响水县，有一个小镇，一千多户人家，姓韩的很多，是一大家族，祖辈在清末曾做过官。其中有一个叫韩广湛，在镇上曾当过商会会长，在当地颇有名气和影响，家计也过得去。不料遇到海啸，房屋冲毁，土地成了盐碱地，什么都不长，连续几年灾荒，使这个镇上的人颠沛流离。韩家既无土地，又无财产，兵荒马乱，家道中落，韩广湛强壮的躯体，一下子垮了下来，病病歪歪，连稀饭都吃不上，更无钱去医院治病。女儿才7岁，妻子却又将临产。

时值192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五），韩培信在这贴着陈旧的“人畜太平”红纸的破茅屋里诞生了。夫妻俩不知有多么地高兴，可又是多么地担心，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怎么办？7岁的女儿是那么地懂事，忙着拾柴烧水，帮助母亲照料新生婴儿，还为小弟弟洗涤。这小子还很健康，呱呱落地后就会睁眼望着爹娘。院内家族中长辈、同辈都来贺喜。

一位从农村来的老叔含泪说：“这十年九荒的年头，穷人命苦哪。这生孩子的人什么都没得吃，真急死人。”说着掏出两口袋山芋干，对韩培信的姐姐说：“小妹妹，这是我从乡下带来的山芋干，你快给妈妈烧点粥吃，我再想办法。”韩氏夫妇感激涕零，接过山芋干，让小妹快去煮粥。

秋冬时分，韩氏夫妇给老叔做点农活，弄碗饭糊口。一家人虽穷，但还有几分清贫农家的宁静。不料三个月后的一天，韩广湛背着一石谷子回家，一进门便倒在老叔存放谷子的屋里了。韩嫂从里屋听到一声响，急忙赶过去，只见丈夫横倒在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她呼唤他、摇晃着他，谁知不一会儿他竟撒手辞世了。韩嫂在小妹和老叔的协助下站了起来。她心里明白，从今往后，一女一儿得靠她的双手抚养了，她万万不能倒下。于是她和老叔商量，简单地办了丧事。

韩家的亲戚都来奔丧，韩家族叔劝韩嫂回去度日，韩嫂只好带着孩子和丈夫的牌位，回到了那间贴着“人畜太平”的屋子里，供上了牌位，带着孩子跪在灵牌面前大哭不止，并且发誓，一定要靠自己的劳动来抚养一双儿女成人。

一晃六年过去了，韩培信已6岁。他长得圆圆壮壮，浓眉大眼，是谁见谁爱的儿童。不料母亲又得了霍乱死去。姐弟俩哭得死去活来，院内叔叔把家族中长辈、同辈都找来了，大家凑钱把韩嫂埋葬了。老叔、族长也来了，主持大家议论，一个13岁的姐姐带着6岁的弟弟这日子怎么过？姐

姐哭着说，我要像我妈一样劳动，带弟弟过下去。老叔说，好，大家都要关心呀！于是，13岁的姐姐哄着弟弟纺纱织布，织纱带子，做花鞋，给人洗衣服，教弟弟拾柴火，给人家送衣服，还教会弟弟折冥元宝，就这样勉强糊口。

家族中叔叔、婶婶也经常来看看，帮帮忙，鼓励姐姐说：“好，好，孩子，你才13岁，就这么懂事。真是你们爹娘前世修来的好女儿呀！培信这么健壮、富态，将来定会为韩家争气的。”他们抚慰着两姐弟，泪汪汪地向姐弟俩说，有什么困难找我们。

母亲离世后，姐姐格外疼爱弟弟了。两人相依为命。姐姐开始向左邻右舍索要衣衫来拆洗、缝缝补补，换取一点米、面、油的钱。每天晚上在油灯下，两人在一起做冥元宝。一天晚上，姐姐用了两根灯草燃着一盏油灯，不料被弟弟挑灭一根灯芯。韩培信苦笑着对姐姐说：“姐，咱们省一点儿吧，你太辛苦啦。”他愣愣地望着姐姐，发现姐姐更加清瘦柔弱了。他一阵心酸，怕姐姐再累病倒下，他可就无依无靠了。姐姐也愣呆呆地望着弟弟，心想：“弟弟真的懂事了。”

一年，快过年的时分，姐姐在忙家里的大扫除，让弟弟上集市去卖掉冥元宝。他在集上看到快过年的气象非常热闹，见香肠一串串地挂着，喷发出的香味实在诱人。韩培信自作主张地买了两根，又用小玻璃酒瓶打了二两高粱酒，兴奋地拎着，跳跳蹦蹦地回家了。他对姐姐说：“姐姐，我们姐弟俩就这样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个年吧。”姐

姐见到弟弟手里的香肠和酒，不禁脸有愠色。弟弟有点紧张但又装出调皮的样子对姐姐说：“别怪小弟，你辛苦了一年，人家大鱼大肉，我们吃不起，我就买这两样。姐弟俩今日高高兴兴吃个年夜饭，明年好好干，也弄点大鱼大肉吃吃。”姐姐哭起来了，说：“你倒想得好。来，你给姐姐好好喝一杯！但愿明年实现你的吉利话。”

姐姐20虚岁了。经人说合，二叔和四叔同族长商量，让姐姐出嫁到另一个小镇上，这样培信怎么办，老族长召集家族讨论，最后确定培信由二叔抚养，二叔二婶没有儿女，也欣然接受。从此，韩培信开始住在二叔家。二叔家的宅院内开了一爿棉花行，韩培信开始参加行里的劳动，常常帮着垛棉花包，有时也赶集去卖棉花套，或迎按照应买卖棉花的客人。客人越多，二叔拿的佣金越多。培信人勤手快，在宅院内忙出忙进，很讨二叔的欢心。

一天，二叔带着韩培信到教私塾的远房叔叔家去拜望。二叔向族叔请求：“培信天资聪颖，叔叔就让他在你的私塾读书吧！”

族叔把老花眼镜推到额角上，细致地端详起培信来，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似的。看得韩培信都难为情了，族叔才说：“好哇，他娘走后，真难为了他姐姐。如今他姐姐出嫁了，你收养了他，我还能不拉扯他一把吗？明天起过来上课吧！”

韩培信听到这一声，连忙双腿跪下，高兴地道谢：“谢谢族叔、二叔的关怀抬爱，培信一定用功读书。”

二叔膝下无子女，视韩培信如同亲生儿子。韩培信进了私塾一边读书，一边在棉花行里干活，还继续为二叔迎带客户，勤劳地干着家务，深得婶婶的欢喜。有时叔婶外出，韩培信常常饿着肚子去上学，可从不诉苦。他觉得如今父母双亡，姐姐又出嫁，能有人收养他，有书读，已经很运气了，不能再不知趣地向叔婶提任何要求。他从小看到的世界是冷酷的，穷人是痛苦的，富人不知怎么富起来的，特别是父母早亡，他和姐姐相依为命，父亲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又没有好好享受母爱。可是家族中的亲戚都关怀自己这个孤儿，又觉得人应该是善良的，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有好心肠，要善良待人。所以他在叔婶家始终勤勤恳恳，善解人意，颇得大人物的喜欢。这种善良、厚道的本性是天生的，也是后天他在日常生活中悟到的。穷人是不会刻薄待人的，他在大爷、娘、姐那里学到好多好心肠，要善良待人。他的母亲是那么地善良，常常把缝衣钱买了白米，做了香喷喷的米饭后，总是先盛一大碗米饭给韩培信的叔伯苦妹妹，然后给培信一小碗，给姐也是一小碗，自己却装了一碗山芋粥，吃点儿腌咸菜。他小小年纪看到母亲这些举止，都记在心里，也学着母亲的品德，处处那么地善解人意。

启 蒙

韩培信读了两年私塾，二叔送他上了响水中心小学四年级。那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后，响水中心小学办得很有生气，原来这所小学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当时校长汪南雅是国民党员，他迫害进步教师。当时，地下党员（班主任）发起闹学潮，学生们到校长家去砸门，愤怒责问汪南雅为何迫害进步老师。韩培信第一次见到闹学潮的场面，富有正义感的他，觉得应该跟着进步同学走，于是他也参加了那次学潮。

1938年，由冯国柱、孟东坡、许家屯等组织的救亡团来响水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韩培信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韩培信也参加了演出。他们给韩培信看《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每晚回到家里，他不知疲倦地读书到深夜。书中的道理深深地打动着那颗善良而正义的心，他开始领悟到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穷人要找出路，穷人要翻身得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当有一天这几位同志要离开响水镇时，他们把许多红色书籍请韩培信代为保存。他便如饥似渴地啃读着这堆马列主义书籍，这对他日后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的提高是受益匪浅的。

1938年夏，正当韩培信在响水中心小学要毕业的时候，日本鬼子从陈家港进来，占领了响水镇。韩培信跟随二叔、婶母，逃难到团荡乡下三姑妈家。姑父是地方绅士，家庭是地主，因和土匪决斗被枪杀。后由姑母的嗣侄子吕恩覃主持家业。吕恩覃是地下党的支持者，同时也是联络员。他在石湖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不久又在该校入党，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后方医院院长，在美国空军轰炸时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韩培信1986年访问朝鲜时，拜谒了志愿军烈士英雄纪念碑，在名册中看到了吕恩覃同志的名字、简历与事迹（吕恩覃牺牲后，经苏北行署批准，将他的故乡命名为恩覃乡）。吕恩覃在入党后，参加领导了滨海地区的农民革命。韩培信当时以教私塾为掩护，和他一起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

1939年秋，由吕恩覃介绍，韩培信到半公开政权的盐阜区涟灌阜边区办事处当文书，194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韩培信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征途，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喜结良缘

韩培信从响水镇沦陷后逃难，寄居姑母家后，姑母待他似亲儿子。姑母和韩培信的二婶商量，介绍王家独养女王秀莲与他结合。

当姑母、婶母高兴地向韩培信介绍亲事时，他才19岁，他向姑母请求能见一面后再定。姑母、婶母会意地一笑，婶母心想：“培信也很有心眼儿，王家姑娘是一朵花，你看到了就会同意的。”

一天，姑母小设糕点，请王家姑娘的养父母，就是姑母的表妹和表妹夫，来姑母家小坐，叙叙家常。王姑娘是当年因亲生父母穷，养不起闺女而遗弃在路边。姑母的表叔妹在路上捡起，抱回了家，因自己不会生育，见小女婴长得又十分娟秀，便养下来。如今已17岁，出落得如花似玉。当韩培信和王秀莲（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王浩）由姑母引见介绍后，王姑娘羞答答地微笑着，含情脉脉地不敢抬头瞅培信，培信却一眼望着她，呆愣愣地站在堂屋中央。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漂亮的姑娘，细腻白嫩的容

颜，微笑时眸子明澈闪光，嘴唇如小小的菱角，笑容音韵是那么地甜美，苗条的体形，亭亭玉立的风韵是那么地恬静可爱。他被吸引住了，一个少年男子，第一次被美女迷住了。

两位老人看到他的举止表情，早已一目了然。姑母便风趣地说：“培信，姑母心里明白，你已一见钟情了。我和你二婶、三姑奶奶都商量好了，我们就快点办婚事吧。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还是早点成婚的好！”

“是，是，他三姑母说得对，二叔也不会有意见的。培信从小没爹娘，我俩不给他做主，由谁来做主？不过，是否要征求他姐姐的意见？”二婶眉开眼笑地回应着三姑母，姑母说应当通过他姐姐。

两位少男少女却腼腆地不说一句话。秀莲脸色绯红，一双小巧的手一直在玩自己新缝制的淡紫色的小夹袄衣角。那少女的恬静、文雅的风度使培信更加喜欢她了。

1939年春，姐姐也回信同意了，只是因为要生孩子不能来，感谢并委托姑母和婶母为弟弟做主操办一切。姑母、婶母便操办婚事，在姑母家拜堂，又借了一家两间草房，借了被褥，给韩培信做了一身白褂裤，秀莲借了表妹一件旗袍，吕恩覃办了一桌简单的家宴，姑母、表妹、二婶、秀莲父母吃了饭后，就把他俩送进了草屋洞房，姑母和婶母睡在旁边草屋内，听听他们新婚的小两口说些什么。

新婚之夜，韩培信才知道王秀莲17岁，却是养父母